2 3 4 5 6 7 8 9 40 1 2 3 4 5 6 7 8 9 50
へ16
3418

ヘ16
3418
分類 了ほ
番号 446(1)
通番

自六藝不講而世之誨小學者必先以語孟而
次以古文亦餘力學文之意也眞實之編首有
勸學之作終有出師陳情之表豈不欲勉之以
勤而誘之以忠孝乎此編者之微意也惜乎舊
所栞行卒多刪略註釋不明讀者憾焉有二山
林以正先生者授徒之暇閱市而求書未善者
正之繁者芟之略者詳之必歸於至當而後已
若此書者撮大意於篇題之下精明訓解於句

讀之間非惟使幼學之士得有所資而挾冤園
冊於黨庠術序之間者亦免箱口之議矣予寓
書林六年得一善士而與之友者必先生之高
弟也來後去先雖不及會然觀其徒則可以知
其師矣一日有章余君五語予曰古文眞寶先師
用心之勤矣猶未有以題其首非缺歟盍注訓序
之予不獲辭遂述其槩而爲之書至正丙午孟
夏旰江後學鄭本士文敘

諸儒箋解古文眞寶後集目錄

卷之一

辭類

歸去來辭 陶淵明

秋風辭 前漢武帝 漁父辭 屈平

賦類

弔屈原賦 賈誼

秋聲賦 歐陽

後赤壁賦 同

卷之二

阿房宮賦 杜牧之

前赤壁賦 蘇子瞻

憎蒼蠅賦 歐陽

說類　師說韓愈之　雜說同
名二子說蘇老泉　稼說東坡
愛蓮說周茂叔
解類　獲麟解　退之　進學解同

卷之三

序類　春夜宴序李白　集昌黎文序李漢
送孟東野序退之　歸盤谷序同
送薛存義序柳子厚　滕王閣序王勃

卷之四

記類　蘭亭記王逸少
醉翁亭記歐陽
喜雨亭記東坡　獨樂園記司馬公
子陵祠堂記同　畫錦堂記同
待漏院記同　缶陽樓記范希文
袁州州學記李白　黃州竹樓記王元之
諫院題名記司馬公
思亭記陳子道

卷之五

箴類　大寶箴張蘊古　四箴程正叔

銘類　陋室銘劉禹錫　克己銘呂與叔

西銘張子厚　東銘同

古硯銘唐子西

文類　北山移文孔德璋

弔古戰場文李華

卷之六

頌類　得賢臣頌子淵　大唐中興頌元之山

酒德頌劉伯倫

傳類　五柳先生傳陶淵明

郭橐駝傳柳子厚　讀孟嘗君傳王荊公

卷之七

碑類　韓文公廟碑東坡

辨類　桐葉封弟辨柳子厚　諱辨韓退之

卷之八

表類　出師表諸葛孔明　後出師表同

陳情表 李令伯
卷之九
原類 原人 韓退之
論類 樂志論 仲長統 過秦論 賈誼 原道 同
卷之十
書類 上張僕射書 同 爲人求薦書 同
答陳商書 同 與韓荊州書 李太白
答張籍書 韓退之
目錄畢

魁本大字諸儒箋解古文眞寶卷之上

辭類 秋風辭

漢武帝

上行幸河東祠后土顧視帝京欣然中流與
羣臣飲燕上歡甚乃自作秋風辭曰

秋風起兮白雲飛艸木黃落兮鴈南歸蘭有秀
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泛樓船兮濟汾河
橫中流兮揚素波簫鼓鳴兮發棹歌歡樂極兮

哀情多少壯幾時奈老何

漁父辭

屈平

屈原既放游於江潭行吟澤畔顔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何不漏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醨何故深思高舉

自令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

歸去來辭

陶淵明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爲形役

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
實迷塗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搖搖以輕颺
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
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
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牕以寄傲審容膝之
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
流憩時矯首而游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

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
請息交以絶游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
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
及將有事于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
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
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
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乎遑
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

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皐以舒嘯臨清流而
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賦類　弔屈原賦　賈誼

恭承嘉惠兮竢罪長沙仄聞屈原兮自湛汨羅
造托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迺隕厥身
烏雩哀哉兮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鴞翺翔
闒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
謂隨夷溷兮謂跖蹻廉莫邪爲鈍兮鉛刀爲銛
于嗟默默生之亡故兮斡棄周鼎寶康瓠兮騰
駕罷牛驂蹇驢兮驥垂兩耳服鹽車兮章甫薦
屨漸不可久兮嗟苦先生獨離此咎兮誶曰已
矣國其莫吾知兮子獨壹鬱其誰語鳳縹縹其
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沕
淵潛以自珍偭蟂獺以隱處兮夫豈從蝦與蛭
螾所貴聖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臧使麒麟可
係而羈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郵兮

亦夫子之故也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鳳凰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微兮遥增擊而去之彼尋常之汙瀆兮豈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鱏鯨兮固將制於螻蟻

阿房宮賦

杜牧之

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蘼三百餘里隔離天日驪山北構而西折直走咸陽二川溶溶流入宮牆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廊腰縵迴簷

牙高啄各抱地勢鉤心鬬角盤盤焉囷囷焉蜂房水渦矗不知其幾千萬落長橋臥波未雲何龍複道行空不霽何虹高低冥迷不知西東歌臺暖響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風雨凄凄一日之內一宮之間而氣候不齊妃嬪媵嬙王子皇孫辭樓下殿輦來于秦朝歌夜絃爲秦宮人明星熒熒開妝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鬟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煙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

也轗軻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一肌一容盡態極妍縵立遠視而望幸焉有不得見者三十六年燕趙之收藏韓魏之經營齊楚之精英幾世幾年取掠其人倚疊如山一旦有不能輸來其間鼎鐺玉石金塊珠礫棄擲邐迤秦人視之亦不甚惜嗟乎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使負棟之柱多於南畝之農夫架梁之椽多於

機上之工女釘頭磷磷多於在庾之粟粒瓦縫參差多於周身之帛縷直欄橫檻多於九土之城郭管絃嘔啞多於市人之言語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成卒叫函谷舉楚人一炬可憐焦土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爲君誰得而族滅也秦人不

服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而復哀後人也

秋聲賦

歐陽永叔

歐陽子方夜讀書聞有聲自西南來者悚然而聽之曰異哉初淅瀝以蕭颯忽奔騰而砰湃如波濤夜驚風雨驟至其觸於物也鏦鏦錚錚金鐵皆鳴又如赴敵之兵銜枚疾走不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聲予謂童子此何聲也汝出視之

童子曰星月皎潔明河在天四無人聲聲在樹間予曰噫嘻悲哉此秋聲也胡爲乎來哉蓋夫秋之爲狀也其色慘淡煙霏雲斂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氣慄冽砭人肌骨其意蕭條山川寂寥故其爲聲也淒淒切切呼號奮發豐草綠縟而爭茂佳木葱蘢而可悅草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脫其所以摧敗零落者乃一氣之餘烈夫秋刑官也於時爲陰又兵象也於行爲金是

謂天地之義氣常以肅殺而爲心天之於物春生秋實故其在樂也商聲主西方之音夷則爲七月之律商傷也物既老而悲傷夷戮也物過盛而當殺嗟夫草木無情有時飄零人爲動物惟物之靈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有動乎中必搖其精而況思其力之所不及憂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爲槁木黟然黑者爲星星奈何非金石之質欲與草木而爭榮念誰爲之戕賊亦何恨乎秋聲

童子莫對垂頭而睡但聞四壁蟲聲唧唧如助予之歎息

前赤壁賦

蘇子瞻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

所止飄颻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於是飲
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櫂兮蘭槳擊空明
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
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
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
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
何爲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
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
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荊
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釃
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
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鰕而友麋鹿
駕一葉之輕舟舉匏樽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
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
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
託遺響於悲風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

若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
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
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
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
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
明月耳得之而爲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
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
所共適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
藉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後赤壁賦

蘇子瞻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于臨皐二客從
予過黃泥之坂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
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歎曰有客
無酒有酒無肴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
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如松江之鱸顧
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

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於是攜酒與魚復遊於
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
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予乃
攝衣而上履巉岩披蒙茸踞虎豹登虯龍攀栖
鶻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蓋二客之不能從焉
劃然長嘯倡山鳴谷應風起水湧予亦
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
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時夜將半四顧
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
戛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
夢一道士羽衣翩躚過臨皐之下揖予而言曰
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俛而不答嗚呼噫嘻
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
道士顧笑予亦驚悟開戸視之不見其處

憎蒼蠅賦

歐陽公

蒼蠅蒼蠅吾嗟爾之爲生既無蜂蠆之毒尾又

無蚊虻之利觜幸不爲人之畏胡不爲人之喜
爾形至眇爾欲易盈盃盂殘瀝砧几餘腥所希
杪忽過則難勝苦何求而不足乃終日而營營
逐氣尋香無處不到頃刻而集誰相告報其在
物也雖微其爲害也至要若乃華榱廣厦珍簟
方牀炎風之燠夏日之長神昏氣蹙流汗成漿
委四肢而莫舉肫兩目其茫洋惟高枕之一覺
冀煩歊之暫忘念於爾而何負乃於吾之見殃

尋頭撲面入袖穿裳或集眉端或沿眼眶目欲
瞑而復警臂已痺而猶攘於此之時孔子何由
見周公於髣髴莊生安得與胡蝶而飛揚徒使
蒼頭了髻巨扇揮颺或垂頭而腕脫或立寐而
顛僵此其爲害一也又如峻宇高堂嘉賓上客
沽酒市脯鋪筵設席聊娛一日之餘間奈爾衆
多之莫敵或集器皿或屯几格或醉醇酎因之
投溺或投熱羹遂喪其魄諒雖死而不悔亦可

戒夫貪得尤忌赤頭號爲景迹一有霑汗人皆不食奈何引類呼朋搖頭鼓翼聚散倏忽往來絡繹方其賓主獻酬衣冠儼飾使吾揮手頓足改容失色於此之時王衍何暇於清談賈誼堪爲之太息此其爲害者二也又如醯醢之品醬臡之制及時月而收藏謹缾罌之固濟乃衆力而攻鑽極百端而窺覬至於大胾肥牲嘉殽美味蓋藏稍露於罅隙守者或時而假寐纔少怠於防嚴已輒遺其種類莫不養息蕃滋淋漓敗壞使親朋卒至索爾以無歡臧獲懷憂因之而得罪此其爲害者三也是皆大者餘悉難名嗚呼止棘之詩垂之六經於此見詩人之博物比興之爲精宜平以爾刺讒人之亂誠可嫉而可憎

說類　師說　韓退之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

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爲
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
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
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
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
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
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
問焉今之衆人其去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

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爲聖愚人
之所以爲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敎
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
書而習其句讀者也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
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
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
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
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

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之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可怪也歟聖人無常師蓼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請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雜說

韓退之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不能通其意

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良馬鳴呼其眞無馬耶
其實不識馬耶

名二子說

蘇老泉

輪輻蓋軫皆有職乎車而軾獨若無所爲者雖然去軾則吾未見其爲完車也軾乎吾懼汝不外飾也天下之車莫不由轍而言車之功轍不與焉雖然單仆馬斃而患不及轍是轍者禍福之間轍乎吾知免矣

稼說

蘇子瞻

盍嘗觀於富人之稼乎有餘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餘則種之常不後時而斂之常及其熟故富人之稼常美少秕而多實久藏而不腐今吾十口之家而共百畝之田寸寸而取之日夜以思之鋤耰銍艾相尋於上者如魚鱗而地力竭矣種之常不及時而斂之常不待其熟此

豈能復有美稼哉古之人其才非有大過今之人也其平居所以自養而不敢輕用以待其成閔閔焉如嬰兒之望長也弱者養之以至於剛虛者養之以至於充三十而後仕五十而後爵信於久屈之中而用於既足之後流於既溢之餘而發於持滿之末此古之君子所以大過人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吾少也有志於學不幸而早得與吾子同年吾子之得亦不可謂不早也吾今雖欲自以爲不足而衆且妄推之矣嗚呼吾子其去此而務學也哉博學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吾告吾子止於此矣子歸過京師而問焉有曰轍子由者吾弟也其亦以是語之

周茂叔

愛蓮說

水陸草木之花可愛者甚蕃晉陶淵明獨愛菊自李唐來世人甚愛牡丹予獨愛蓮之出於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

遠益清亭亭淨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翫焉子謂
菊花之隱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貴者也蓮花之
君子者也噫菊之愛陶後鮮有聞蓮之愛同予
者何人牡丹之愛宜乎衆矣

解類　獲麟解

韓退之

麟之爲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
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爲祥也然麟
之爲物不畜於家不恆有於天下其爲形也不
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則雖有麟不
可知其爲麟也角者吾知其爲牛鬣者吾知其
爲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爲犬豕豺狼麋鹿
惟麟也不可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
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爲聖人出也
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爲不祥也又曰麟之
所以爲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
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

進學解

國子先生晨入大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必張拔去兇邪登崇俊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無名之不彰

公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于哉弟子事先生于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觝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廻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勞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爲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

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
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
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少
始知學勇於散爲長通於方左右其宜先生之
於爲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
助於友跋前疐後動輒得咎暫爲御史遂竄南
夷三爲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
暖而兒號寒年登而妻啼飢頭童齒豁竟死何
裨不知慮此反教人爲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
木爲杗細木爲桷欂櫨侏儒椳闑扂楔各得其
宜以成室屋者匠氏之功也玉札丹砂赤箭青
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
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爲妍卓
犖爲傑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
者孟軻好辨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于行荀
卿守正大論以興逃讒于楚癈死蘭陵是二儒

者吐辭爲經舉足爲法絶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衆猶且月費俸錢歲糜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役役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幸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閑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之有亡計班資之崇殫忘己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誥匠氏之不以栽爲楹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稀苓也

序類　春夜宴桃李園序　李太白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而浮生若夢爲歡幾何古人秉燭夜遊良有以也況陽春召我以煙景大塊假我以文章會桃李之芳園序天倫之樂事羣季俊秀皆爲惠連吾

人詠歌獨慚康樂幽賞未已高談轉清閑瓊筵
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不有佳作何伸雅懷如
詩不成罰依金谷酒數

集昌黎文序

李漢

文者貫道之器也不深於斯道有至焉者不也
易繇爻象春秋書事詩詠歌書禮剔其僞皆深
矣乎秦漢已前其氣渾然迨乎司馬遷相如董
生楊雄劉向之徒尤所謂傑然者也至後漢曹
魏氣象萎芥司馬氏以來規模蕩盡悉謂易已
下爲古文剽掠潛竊爲工耳文與道蓁塞固然
莫知也先生生大曆戊申幼孤隨兄播遷韶嶺
兄卒鞠於嫂氏辛勤來歸自知讀書爲文日記
數千百言比壯經書通念曉析酷排釋氏諸史
百子搜抉無隱汗瀾卓踔奫泫澄深詭然而蛟
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鳴日光玉潔
周情孔思千態萬貌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

洞視萬古愍惻當世遂大拯頹風敎人自爲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堅終而翕然隨以定鳴呼先生於文摧陷廓清之功比於武事可謂雄偉不常者矣

送孟東野序　韓退之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艸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趍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而後言其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爲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奪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爲言文辭之於言又

其精者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於唐虞皐陶禹其善鳴者而假之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於楚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愼到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揚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鳴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爲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爲乎不鳴其善鳴者也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

以解之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退之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于人名聲昭于時坐于廟堂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

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晉魏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從吾游者李翺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鳴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耶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悲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懌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

夫前呵從者塞塗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
疾驅喜有賞怒有刑才俊滿前道古今而興盛
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豊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
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閑居
妒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
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爲也吾非惡此而逃之
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
遠望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
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所安與其
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樂於身孰若無
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
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爲也我則行之
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刑勢之途足將進而
趦趄口將言而囁嚅處污穢而不羞鬬刑辟而
誅戮僥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爲人賢
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

而爲之歌曰

盤之中維子之穀盤之土維子之稼盤之泉
可濯可漱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
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厭
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阿保不
祥飲且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言吾
車兮秣吾馬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送薛存義序

柳子厚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于俎崇酒于觴追
而送之江之滸飲食之且告曰凡吏于土者若
知其職乎盍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
食於土者出其十一傭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
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惟怠之又從而
盜之向使傭一夫於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
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
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何哉勢不同也勢不

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達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存義假令秦陵二年矣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讓詐暴憎其爲不虛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審矣吾賤且辱不得與考績幽明之說於其往也故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

滕王閣序

南昌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軫地接衡廬襟三

王勃

江而帶五湖控蠻荊而引甌越物華天寶龍光射牛斗之墟人傑地靈徐孺下陳蕃之榻雄州霧列俊彩星馳臺隍枕夷夏之交賓主盡東南之美都督閻公之雅望棨戟遙臨宇文新州之懿範襜帷暫駐十旬休暇勝友如雲千里逢迎高朋滿座騰蛟起鳳孟學士之詞宗紫電清霜王將軍之武庫家君作宰路出名區童子何知躬逢勝餞時維九月序屬三秋潦水盡而寒潭

清煙光凝而暮山紫儼騑於上路訪風景於
崇阿臨帝子之長洲得仙人之舊館層巒聳翠
上出重霄飛閣流丹下臨無地鶴汀鳧渚窮島
嶼之縈迴桂殿蘭宮列岡巒之體勢披綉闥俯
雕甍山原曠其盈視川澤盱其駭矚閭閻撲地
鐘鳴鼎食之家舸艦迷津青雀黃龍之軸虹銷
雨霽彩徹雲衢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
一色漁舟唱晚響窮彭蠡之濱鴈陣驚寒聲斷
衡陽之浦遙吟俯暢逸興遄飛爽籟發而清風
生纖歌凝而白雲遏睢園綠竹氣凌彭澤之樽
鄴水朱花光照臨川之筆四美具二難并窮睽
眺於中天極娛遊於暇日天高地迥覺宇宙之
無窮興盡悲來識盈虛之有數望長安於日下
指吳會於雲間地勢極而南溟天柱高而北
辰遠關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盡是
他鄉之客懷帝閽而不見奉宣室以何年嗚呼

時運不齊命途多舛馮唐易老李廣難封屈賈
誼於長沙非無聖主竄梁鴻於海曲豈乏明時
所賴君子安貧達人知命老當益壯寧知白首
之心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酌貪泉而覺爽
處涸轍以猶懽北海雖賒扶搖可接東隅已逝
桑榆非晚孟嘗高潔空懷報國之心阮籍猖狂
豈效窮途之哭勃三尺微命一介書生無路請
纓等終軍之弱冠有懷投筆慕宗慤之長風舍

簪笏於百齡奉晨昏於萬里非謝家之寶樹接
孟氏之芳鄰他日趨庭叨陪鯉對今晨捧袂喜
託龍門楊意不逢撫凌雲而自惜鍾期既遇奏
流水以何慙嗚呼勝地不常盛筵難再蘭亭已
矣梓澤丘墟臨別贈言幸承恩於偉餞登高作
賦是所望於群公敢竭鄙懷恭疏短引一言均
賦四韻俱成

滕王高閣臨江渚　佩玉鳴鸞罷歌舞

晝棟朝飛南浦雲
朱簾暮捲西山雨
閒雲潭影日悠悠
物換星移度幾秋
閣中帝子今何在
檻外長江空自流
王勃 滕王閣

記類

蘭亭記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
之蘭亭脩禊事也群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
崇山峻嶺茂林脩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
引以爲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絃之
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是日也天朗氣
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
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夫人
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
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
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怏然自足曾不
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
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以爲陳迹猶不能不

以之興懷況脩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
亦大矣豈不痛哉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
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
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後之視今亦猶今之
視昔悲夫故列敘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
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
文

獨樂園記

司馬溫公

也因合而命之曰獨樂

醉翁亭記

歐陽永叔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峯林壑尤美望之蔚然
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
而瀉出于兩峯之間者釀泉也峯回路轉有亭
翼然臨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
智僊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
于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
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
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
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落而石出
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
同而樂亦無窮也至於負者歌于塗行者休于
樹前者呼後者應傴僂提攜往來而不絶者滁
人遊也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釀泉爲酒泉香

而酒洌山有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
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奕者勝觥籌交錯起
坐而諠譁者衆賓歡也蒼顏白髮頹乎其中間
者太守醉也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
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而禽
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
人知從太守遊而樂太守之樂其樂也
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

盧陵歐陽脩也

畫錦堂記

歐陽永叔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
而今昔之所同也蓋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
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買臣
見棄於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旌旆導前而騎卒
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
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

於車塵馬足之間此一介之士得志當時而意
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惟大丞相衛
國公則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爲時名卿自
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内之士聞下風而
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
所宜素有非如窮阨之人僥倖得志於一時出
於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夸耀之也然則
高牙大纛不足爲公榮桓圭袞裳不足爲公貴

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
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以此望於
公也豈止夸一時榮一鄉哉公在至和中嘗以
武康之節來治於相乃作晝錦之堂于後圃既
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讎矜名譽
爲可薄蓋不以昔人所夸者爲榮而以爲戒於
此見公之視富貴爲何如而其志豈易量哉故
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至於臨大

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
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豊功盛烈所以銘
彝鼎而被絃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
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
志有成而喜爲天下道也於是乎書

喜雨亭記

蘇子瞻

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
也周公得禾以名其書漢武得鼎以名其年叔
孫勝敵以名其子其喜之大小不齊其示不忘
一也予至扶風之明年始治官舍爲亭於堂之
北而鑿池其南引流種樹以爲休息之所是歲
之春雨麥於岐山之陽其占爲有年既而彌月
不雨民方以爲憂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
民以爲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與慶
於庭商賈相與歌於市農夫相與忭於野憂者
以喜病者以愈而吾亭適成於是舉酒於亭上

以屬容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
則無麥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則無禾無
麥無禾歲且荐飢獄訟繁興而盜賊茲熾則吾
與二三子雖欲優游以樂於此亭其可得耶今
天不遺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
得相與優游而樂於此亭者皆雨之賜也其又
可忘耶既以名亭文從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珠
寒者不得以爲襦使天而雨玉飢者不得以爲

栗一雨三日伊誰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歸
之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爲
功歸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
亭

岳陽樓記

范希文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
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
賢今人詩賦于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予觀夫

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衘遠山呑長江浩浩湯
湯横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
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
瀟湘遷客騷人多會于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
若夫霪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
日星隱曜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
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
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

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
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
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沈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
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
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
二者之爲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
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
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

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歟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嚴先生祠堂記

希文

先生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龍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之既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視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禮下之在蠻之上九衆方有爲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沌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盛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於名教也仲淹來守是邦始構堂而奠焉乃復爲其後者四家以奉祠事又從而歌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黃州竹樓記

王元之

黃岡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刳去其節
用代陶瓦比屋皆然以其價廉而工省也子城
西北隅雉堞圮毀因作小樓二間與
月波樓通遠吞山光平挹江瀨幽閒遼夐不可
具狀夏宜急雨有瀑布聲冬宜密雪有碎玉聲
宜鼓琴琴調和暢宜詠詩詩韻清絶宜圍棊子
聲丁丁然宜投壺矢聲錚錚然皆竹樓之所助
也公退之暇披鶴氅衣戴華陽巾手執周易一
卷焚香默坐消遣世慮江山之外第見風帆沙
鳥煙雲竹樹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煙歇送夕陽
迎素月亦謫居之勝槩也彼齊雲落星高則高
矣井幹麗譙華則華矣止于貯妓女藏歌舞非
騷人之事吾所不取吾聞竹工云竹之爲友僅
十稔若重覆之得二十稔噫吾以至道乙未歲
自翰林出滁上丙申移廣陵丁酉又入西掖戊
戌歲除日有齊安之命己亥閏二月到郡四年

之間奔走不暇未知明年又在何處豈懼竹樓之易朽乎後之人與我同志嗣而葺之庶斯樓之不朽也咸平二年八月十五日記

待漏院記

王元之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氣矣聖人不言而百姓親萬邦寧者何謂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張其教矣是知君逸於上臣勞於下法乎天也古之善相天下者自咎夔至房魏可數也是不獨有其德亦皆務于勤耳況夙興夜寐以事一人卿大夫猶然況宰相乎朝廷自國初因舊制設宰臣待漏院于丹鳳門之右示勤政也至若北闕向曙東方未明相君啟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噦噦鸞聲金門未闢玉漏猶滴撤蓋下車于焉以息待漏之際相君其有思乎其或兆民未安思所泰之四夷未附思所來之兵革未息何以弭之

田疇多蕪何以闢之賢人在野我將進之使臣
立朝我將治之六氣不和災眚荐至願避位以
禳之五刑未措欺詐日生請修德以釐之憂心
忡忡待且而入九門既啟四聰甚邇相君言焉
時君納焉皇風于是乎清夷蒼生以之而富庶
若然則總百官食萬錢非幸也宜也其或私讎
未復思所逐之舊恩未報思所榮之子女玉帛
何以致之車馬器玩何以取之姦人附勢我將
除之直士抗言我將點之二時告災上有憂色
之而危矣若然則死下獄投遠方非不幸也亦
宜也是知一國之政萬人之命懸于宰相可不
愼歟復有無戮無譽旅進旅退竊位而苟祿備
員而全身者亦無所取焉棘寺小吏王禹偁爲

文詩誌院壁用規于執政者

諫院題名記

司馬君實

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于工商無不得諫者漢興以來始置官夫以天下之衆得失利病萃于一官使言之其爲任亦重矣居是官者當志其大捨其細先其急後其緩專利國家而不爲身謀彼汲汲於名者猶汲汲於利也其間相去何遠哉天禧初眞宗詔置諫官六員責其職事慶曆中錢君始書其名於版光恐久而漫滅嘉祐八年刻著于石後之人將歷指其名而議之曰某也忠某也詐某也直某也曲嗚呼可不懼哉

袁州州學記

李太伯

皇帝二十有三年制詔州縣立學惟時守令有哲有愚有剛力殫慮祇順德意有假宮僧師苟具文書或連數城亡誦弦聲倡而不和敎尼不

行二十有二年范陽祖君無擇知袁州始至進
諸生知學官闕狀大懼人材放失儒效闊疎亡
以稱上意旨通判潁川陳君侁聞而是之議以
克合相舊夫子廟陋隘不足改爲乃營治之東
厥土燥剛厥位面陽厥材孔良殿堂門廡黝堊
丹漆翠以法故生師有舍庖廩有次百爾器備
竝手陷作工善吏勤晨夜展力越明年成舍采
且有日盱江李覯誌于衆曰惟四代之學考諸
經可見已秦以山西慶二八國欲帝萬世劉氏一
呼而關門不守武夫健將賣降恐后何邪詩書
之道廢人惟見利而不聞義焉耳孝武乘豐富
世祖出戎行皆孳孳學術俗化之厚延于靈獻
州牧茅侯言者折首而不悔功烈震生者聞命而
釋兵羣雄相視不敢去臣位尚數十年教道之
結人心如此今代遭聖神爾袁得聖君禋爾由
序序踐古人之迹天下治則譚禮樂以陶吾民

一有不幸尤當仗大節爲臣死忠爲子死孝使人有所賴且有所法是惟朝家教學之意若夫弄筆以徼利達而已豈徒二三子之羞抑亦爲國者之憂

思亭記

陳師道

甄故徐富家至甄君始以明經教授鄉稱善人而家益貧更數十歲不克塟乞貸邑里塟其父母昆弟凡幾喪邑人憐之多助之者既塟益樹以木作室其旁而問名於余余以爲目之所視而思從之視干戈則思鬭視刀鋸則思懼視廟社則思敬視第家則思安夫人存好惡喜懼之心物至而思固其理也今夫升高以望松梓下丘壠而行墟墓之間荊棘莽然狐兔之迹交道其有不思其親者乎請名之曰思亭親者人之所不忘也而君子愼之故爲墓於郊而封溝之爲廟於家而嘗禘之爲衰爲忌而悲哀之所以

存其思也其可忘乎雖然自親而下至于服盡
服盡則情盡情盡則忘之矣夫自吾之親而至
于忘之者遠故也此亭之所以作也凡君之子
孫登斯亭者其有忘乎因其親以廣其思其有
不興乎君曰博哉子之言也吾其庶乎曰未也
賢不肖異思後豈不有望其朱思以爲材視其
樝棘思以爲薪登其丘墓思發其所藏者乎於
是遽然流涕以泣曰未也吾爲子記之使君之
子孫誦斯文者視其美以爲勸視其惡以爲戒
其可免乎君攬涕而謝曰免矣遂爲之記

魁本大字諸儒箋解古文眞寶卷之上終　後集

魁本大字諸儒箋解古文眞寶卷之下　後集

箴類　大寶箴　張蘊古

今來古往俯察仰觀惟辟作福爲君實難主普天之下處王公之上任土貢其所求具寮陳其所倡是故恐懼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轉放豈知事起乎所忽禍生乎無妄固以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歸罪於己因心於民大明無私照至公無私親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禮以

禁其奢樂以防其佚左言而右事出警而入蹕
四時調其慘舒三光同其得失故身爲之度而
聲爲之律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
就大樂不可極樂極生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
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
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唯狂罔
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勿內荒於色勿外荒於禽
勿貴難得貨勿聽亡國音內荒伐人性外荒蕩
人心難得之貨侈亡國之音淫勿謂我尊而傲
賢慢士勿謂我智而拒諫矜己聞之夏后據饋
頻起亦有魏帝牽裾不止安彼反側如春陽秋
露巍巍蕩蕩恢漢高大度撫茲庶事如履薄臨
深戰戰慄慄用周文小心詩之不識不知書之
無偏無黨一彼此於胷臆損好惡於心想衆棄
而後加刑衆悅而後行賞弱其強而治其亂伸
其屈而直其枉故曰如衡如石不定物以限物

之懸者輕重自見如水如鏡不示物以情物之
鑒者妍蚩自生勿渾渾而濁勿皎皎而清勿汶
汶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寃旒蔽目而視於未形
雖衆讒繅塞耳而聽於無聲縱心乎湛然之域遊
神於至道之精扣之者應洪纖而效響酌之者
隨淺深而皆盈故曰天之經地之寧王之貞四
時不言而代序萬物無言而化成豈知帝力而
天下和平吾王撥亂以智力民懼其威未懷
其德我皇撫運以淳風民懷其始未保其終
爰述金鏡窮神盡聖使人以忘應言以行包括
治體抑揚詞人令天下爲公一人有慶開羅起祝
祐之諍臣司直敢告前疑

視箴

程正叔

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敬文
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

久而誠矣
聽箴
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
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
言箴
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邪是
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
傷煩則支己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

訓辭
動箴
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爲順理
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
聖賢同歸
銘類
陋室銘
山不在高有僊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斯是
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堦綠艸色入簾青談笑

劉禹錫

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可以調素琴閱金經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牘之勞形南陽諸葛廬西蜀子雲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克己銘　呂與叔

凡厥有生均氣同體胡爲不仁我則有己物我既立私爲町畦勝心橫發擾擾不齊大人存誠心見帝則初無吝驕作我蟊賊志以爲帥氣爲卒徒奉辭于天誰敢侮予且戰且徠勝私窒慾昔爲寇讎今則臣僕方其未克窘吾室廬婦姑勃磎安取厥餘亦既克之皇皇四達洞然八荒皆在吾闥孰曰天下不歸吾仁癢疴疾痛舉切吾身一日至焉莫非吾事顏何人哉睎之則是

西銘　張子厚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

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吾幼聖
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
皆吾兄弟顛連而無告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
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
惡者不才其踐形者惟肖也知化則善述其事
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
爲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
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
烹者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
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貧
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東銘　張子厚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聲見乎四
支謂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己疑不能也過言
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己
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己從誣人也或者謂出於

心者歸処吾爲己戲失於思者自誣爲己誠不知
戒其出汝者反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
不知孰甚焉

古硯銘

唐子西

硯與筆墨蓋氣類也出處相近任用寵遇相近
也獨壽夭不相近也筆之壽以日計墨之壽以
月計硯之壽以世計其故何也其爲體也筆最
銳墨次之硯鈍者也豈非鈍者壽而銳者夭乎
吾於是而得養生焉以鈍爲體以靜爲用或曰
壽夭數也非鈍銳動靜所制借令筆不銳不動
吾知其不能與硯久遠也雖然寧爲此勿爲彼
也銘曰不能銳因以鈍爲體以靜爲用惟其然是以能永年

文類

北山移文

孔德璋

鍾山之英艸堂之靈馳煙驛路勤移山庭夫以
耿介拔俗之標蕭洒出塵之想度白雲以方潔

于青雲而直上吾方知之矣若其亭亭物表皎
皎霞外芥千金而不盻屣萬乘其如脫聞鳳吹
於洛浦値薪歌於延瀨固亦有焉豈期始終參
差蒼黃反覆淚翟子之悲慟朱公之哭乍迴迹
以心染或先貞而後黷何其謬哉嗚呼尚生不
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世有周子雋
俗之士既文既博亦玄亦史然而學遁東魯習
隱南郭竊吹艸堂濫巾北岳誘我松桂欺我雲
壑雖假容於江皐乃纓情於好爵其始至也將
欲排巢父拉許由傲百世蔑王侯風情張日霜
氣橫秋或歎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游談空空
於釋部覈玄玄於道流務光何足比涓子不能
儔及其鳴騶入谷鶴書赴隴形馳魄散志變神
動爾乃眉軒席次袂聳筵上焚芰製而裂荷衣
抗塵容而走俗狀風雲悽其帶憤石泉咽而下
愴望林巒而有失顧艸木而如喪至其紐金章

綰黑綬跨屬城之雄冠百里之首張英風於海
甸馳玅譽於浙右道帙長擯法筵久埋敲朴諠
囂犯其慮牒訴倥偬裝其懷琴歌既斷酒賦無
續常綢繆於結課每紛綸於折獄籠張趙於往
圖架卓魯於前籙希蹤三輔豪馳聲九州牧使
其高霞孤映明月獨舉青松落陰白雲誰侶磵
戶摧絕無與歸石逕荒涼徒延竚至於還廐入
幕寫霧出楹蕙帳空兮夜鶴怨山人去兮曉猿

驚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縛塵纓於是南
嶽獻嘲北隴騰笑列壑爭譏攢峯竦誚慨遊子
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弔故其林慙無盡澗愧不
歇秋桂遣風春蘿擺月騁西山之逸議馳東皐
之素謁今乃促裝下邑浪棧上京雖情投於魏
闕或假步於山扃豈可使芳杜厚顏薜荔無恥
碧嶺再辱丹崖重滓塵遊躅於蕙路汚淥池以
洗耳宜扃岫帨掩雲關歛輕霧藏鳴湍截來轅

於谷口杜妄轡於郊端於是叢條瞋膽曼穎怒
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掃迹請迴俗士駕
爲君謝逋客

弔古戰場文　李華

浩浩乎平沙無垠夐不見人河水榮帶羣山糾
紛黯兮慘悴風悲日曛蓬斷艸枯凜若霜晨鳥
飛不下獸挺亡羣亭長告余曰此古戰場也常
覆三軍往往鬼哭天陰則聞傷心哉秦歟漢歟
將近代歟吾聞夫齊魏徭戍荊韓召募萬里奔
走連年暴露沙艸晨牧河冰夜渡地闊天長不
知歸路寄身鋒刃腷臆誰訴秦漢而還多事四
夷中州耗斁無世無之古稱戎夏不抗王師文
教失宣武臣用奇奇兵有異於仁義王道迂闊
而莫爲嗚呼噫嘻吾想夫北風振漠胡兵伺便
主將驕敵期門受戰野豎旌旗川回組練法重
心駭威尊命賤利鏃穿骨驚沙入面主客相搏

山川震眩聲折江河勢崩雷電至若窮陰凝閉
凜冽海隅積雪沒脛堅冰在鬚鷁鳥休巢征馬
跼蹐繒纊無溫墮指裂膚當此苦寒天假強胡
憑陵殺氣以相翦屠徑截輜重橫攻士卒都尉
新降將軍復沒虜塡巨港之岸血滿長城之窟
無貴無賤同爲枯骨可勝言哉鼓哀笳力盡矢
竭今寶力折兩軍鏖今生死決
降矣哉終身夷狄戰台矣哉骨暴沙礫鳥無聲今

山寂寂夜正長今風漸漸魂魄結今天沈沈鬼
神聚今雲冪冪日光寒今艸短月色苦今霜白
傷心慘目有如是耶五吾聞之牧用趙卒大破林
胡開地千里遁逃匈奴漢頌天下財殫力痛任
人而已其在多乎周逐獫狁至大原既城朔
方全師而還飲至策勳和樂且閒穆穆棣棣君
臣之間秦起長城竟海爲關荼毒生靈萬里朱
殷漢擊匈奴雖得陰山枕骸徧野功不補患養

蒼烝民誰無父母提攜捧負畏其不壽誰無兄
弟如足如手誰無夫婦如賓如友生也何恩殺
之何咎其存其沒家莫聞知人或有言將信將
疑娟娟心目寢寐見之布奠頎觴哭望天涯天
地爲愁艸木凄悲弔祭不至精魂無依必有凶
年人其流離嗚呼噫嘻時耶命耶從古如斯爲
之奈何守在四夷

頌類　聖主得賢臣頌　王子淵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緜之麗密羹藜含糗
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今臣僻在西蜀生於
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無有游觀廣覽之知
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旨雖
然敢不略陳其愚心而抒情素記曰恭惟春秋
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己正統而已夫賢者國家
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趍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
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

苦骨終日矻矻及至巧冶鑄于將之樸清水淬
其鋒越砥斂其鍔水斷蛟龍陸剸犀革忽若篲
泛塵塗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
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庸人之
御駑馬亦傷吻敝策而不進於行胷喘膚汗人
極馬倦及至駕齧膝參乘且王良執靶韓哀附
輿縱騁馳騖忽如景靡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追
奔電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
馬相得也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
襲狐貉之暖者不憂至寒之凄愴何則有其具
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主之所以易海內是
以嘔喩受之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之英俊也
夫竭智附賢者必建仁策索遠求士者必樹伯
迹昔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圄空之隆齊桓設
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由此觀之君人者勤
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

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
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
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甯子
飯牛離此患也及至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
上意諫諍則見聽進退得閔其忠任職得行其
術去卑辱奧渫而升本朝離蔬釋蹻而享膏粱
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故世
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
冽龍興而致雲蟀蟋俟秋唫蜉蝣出以陰易曰
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
故世平主聖俊乂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
君獲稷契皐陶伊尹呂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
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遞鍾逢門
子彎烏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
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
欲歡然交欣千載一會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

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其得意如此則胡
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
獻萬祥必臻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己明不
殫頗耳而聽己聰恩從祥風翱翔德輿和氣游太
平之青蹇優游之望得遵遊自然之勢恬淡無
爲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
年何必偃仰屈信若彭祖噏噓呼吸如喬松眇
然絕俗離世哉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益信
乎其以寧也

元次山

大唐中興頌

天寶十四年安祿山陷洛陽明年陷長安天
子幸蜀太子即位於靈武明年皇帝移軍鳳
翔其年復兩京上皇還京師於戲前代帝王
有盛德大業者必見於歌頌若今歌頌大業
刻之金石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爲頌曰
噫嘻前朝孽臣姦驕爲昏爲妖邊將騁兵毒亂

國經羣生失寧大駕南巡百僚竄身奉賊稱臣
天將昌唐竪覘我皇匹馬北方獨立一呼千麾
萬旆戎卒前驅我師其東儲皇撫戎湯攘羣兇
復復指期曾不踰時有國無之事有至難宗廟
再安二聖重歡地闢天開纘除妖災瑞慶大來
兇徒逆儔涵濡天休死生堪羞功勞位尊忠列
名存澤流子孫盛德之與山高日昇萬福是膺
能令大君聲容沄沄不在斯文湘江東西中直
浯溪石崖天齊可磨可鐫刊此須焉何千萬年

酒德頌

劉伯倫

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爲一朝萬期爲須臾日月
爲扃牖八荒爲庭衢行無轍跡居無室廬幕天
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卮執榼提壺唯酒是務焉
知其餘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衿怒目切齒陳說
禮法是非鋒起先生於是方捧甕承槽銜杯漱

醪奮髯踑踞枕麴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恍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見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嗜慾之感情脩觀萬物擾擾焉如江漢之浮萍二豪侍側焉如蜾蠃之與蜎蜎

傳類

五柳先生傳

陶淵明

先生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閑靖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意會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

贊曰黔婁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極其言茲若人之儔乎酣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

種樹郭橐駝傳

柳子厚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曰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豊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家富人爲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遷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傚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以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而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焉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且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而甚者

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揣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爲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且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蚤爾植督爾穫蚤繰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輔以飧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喜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爲官戒也

讀孟嘗君傳

王荊公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吠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彊得一士

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取雞鳴狗吠之力哉

雞鳴狗吠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碑類

潮州韓文公廟碑　蘇子瞻

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爲故申呂自嶽降傅說爲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

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幽則爲鬼神而明則復爲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正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于正蓋三百年于

此矣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詬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

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而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爲艱前太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

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爲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懽趍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于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于潮也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焄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于石因爲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辭曰

蘇子瞻

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抉雲漢分天章天孫爲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粃糠西游咸池略扶桑艸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翺翔汗流籍湜走且僵滅沒倒景不得望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歷

舜九疑弔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鮫鱷
如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
爆牲雞卜羞我觴於餐荔丹與蕉黃公不少
留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

辯類　桐葉封弟辯　柳子厚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
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
乃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
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
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
弱者爲之王其得爲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
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設有不幸王以桐
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
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爲病要於其
當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
是周公教主遂過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

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爲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比自克況號爲君臣者耶是特小丈夫馭馭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

諱辯

韓退之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爲是

勸之舉者爲非聽者不察和而倡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子與賀俎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丘與蓋之類是也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爲犯二名律乎爲犯嫌名律乎父名晉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爲人乎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

諱孔子不偏諱二名春秋不譏不諱嫌名康王
釗之孫實爲昭王曾參之父名晳曾子不諱昔
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
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乎漢諱
武帝名徹爲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爲某字也
諱呂后名雉爲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爲
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滸勢秉飢也惟宦
官宮妾乃不敢言諭及機以爲觸犯士君子立
言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
稽之以國家之典爲可爲不可耶凡事父母得
如曾參可以無譏也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
以止也今世之士不務行周公孔子之行而諱
親之名則務勝於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
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
於宦官宮妾則是宦官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
周公孔子曾參者耶

表類　出師表　諸葛孔明

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罷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

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毎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

先帝知臣謹愼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慮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奬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

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咎
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
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
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後出師表

諸葛亮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
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
敵彊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
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
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
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
可得偏安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
而議者謂爲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
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
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
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策取勝

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
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群疑滿腹衆難塞胷今
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幷江東此臣
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絶於人其用兵也髣
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偪於
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後偽定一時爾況
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
曹操五攻昌覇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

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
操爲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
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朞年耳然惠趙雲
陽羣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
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
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
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
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

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任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蚤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

陳情表

李令伯

臣以險釁夙遭愍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閔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於成立既無叔伯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期功強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煢煢孑立形影相弔而劉夙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嘗

廢離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達察臣孝
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生辭不
赴會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
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
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
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
馳則以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
之進退實爲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
故老猶蒙矜育況臣孤苦特爲尤甚且臣少事
僞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
賤俘至微至陋過蒙拔擢豈敢盤桓有所希冀
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
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
年母孫二人更相爲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臣
蜜今年四十一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
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

願乞終養臣之幸若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
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願陛下矜愍
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臣生當隕
首死當結草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

原類　原人

韓退之

形於上者謂之天形於下者謂之地命於其兩
間者謂之人形於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形於下
艸木山川皆地也命於其兩間夷狄禽獸皆人
也曰然則五品謂禽獸曰人可乎曰非也指山而
問焉曰山乎曰山可也指山之一艸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則不可故
天道亂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地道亂而艸木
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亂而夷狄禽獸不得其情
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艸木山川之主也
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爲主
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

原道

韓退之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
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
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有小人而德有凶
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
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眇眇爲仁
子子爲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
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非吾所謂德也凡
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于漢佛于晉宋齊梁魏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墨則入于老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汗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

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
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
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口而又筆之於書
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
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
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二農之家一而食粟
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
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
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
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其中土
寒然後爲之衣飢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顚土處
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
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爲之
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
之樂以宣其湮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勸爲之刑

以鈔其强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所以爲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而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各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

而久く喪渴飲而飢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爲智一
也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
喪者曰曷不爲葛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易也傅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
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
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
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誠意者將以
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

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
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
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
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
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
胥而爲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
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
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

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蔬果魚肉其爲道易明其爲教易行也是故以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享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之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而爲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

論類　樂志論

仲長統

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帀竹木周布場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孥有逸樂之歡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蹰躇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游鯉弋高鴻風乎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逍遥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遼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

過秦論

賈誼

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

幷呑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
務耕織脩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鬬諸侯於是秦
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襄
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
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
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
締交相與爲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
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
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衡兼韓魏燕
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
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
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
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當以什
倍之地百萬之衆仰關而攻秦秦人開關而延
敵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
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

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
萬流血漂櫓因利乘便宰制天下分裂河山彊
國請伏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
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
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
執敲朴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粵之地
以爲桂林象郡百粵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
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
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
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
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鏑鑄以
爲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爲城因河
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
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陣利兵而誰何天下
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
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震于殊俗

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氓隷之人而遷徙之
徒也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
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俛起阡陌之中率疲
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揭竿
爲旗天下雲會而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傑
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
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不尊於齊楚
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不銛於
鉤戟長鎩也謫戍之衆非抗九國之師也深謀
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
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
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
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
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崤函爲宮一夫作難而
七廟墮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
而攻守之勢異也

書類上張僕射書

九月一日愈再拜受牒之明旨在使院中有小吏持院中故事節目十餘事來示愈其中一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終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當時以初受命不敢言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上無以承事千公忘其將所以報德者下無以自立悉失其所以爲心夫如是則安得而不言凡執事之擇於愈者非謂其能晨入夜歸也必將有以取之雖不晨入夜歸其所取者猶在也下之事上不一其事上之使下不一其事量力而任之度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彊使爲是故爲下者不獲罪於上爲上者不得怨於下矣孟子有云今之諸侯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今之時與孟子之時又加

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己而行道者
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未有好義而
忘其君者今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此言
惟愈於執事也可以此言進愈蒙幸於執事其
所從舊矣若寬假之使足
以爲名寅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終酉而退率
以爲常亦不廢事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

是也必皆曰執事之好士也如此執事之待士
以禮如此執事之使人不枉其性而能有容如
此執事之欲成人之名如此韓愈之
此又將曰韓愈之識其所依歸也如此韓愈之
不詘屈於富貴之人如此韓愈之賢能使其主
待之以禮如此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若使
隨行而入逐隊而趨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
於己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此皆曰執事

之用韓愈哀其窮收之而已耳韓愈之事執事不以道利之而已耳苟如是雖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其官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於天下曰知己則未也伏惟哀其所不足矜其愚不錄其罪察其辭而垂仁採納焉愈恐懼再拜

爲人求薦書

韓退之

木在山馬在肆過之而不顧者雖日累千萬人未爲不材與下乘也及至匠石過之而不睨伯樂遇之而不顧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材超逸之足也以某在公之宇下非一日而又辱居姻婭之後是生于匠石之園長于伯樂之廄者也於是而不得知假有見知者千萬人亦何足云耳今幸賴天子每歲詔公卿大夫貢士若某等比咸得以薦聞是以冒進其說以累於執事亦不自量已然執事其知其何如哉昔人有鬻馬不售於市者知伯樂之善相也從而求之伯樂一

顧價增二倍其與其事顚相類是故始終言之耳

答陳商書

韓退之

愈白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尚不能通曉茫然增愧赧又不以其淺弊無過人智識且喻以所守幸甚愈敢不吐露情實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所須也齊王好竽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呂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怒雖工如王之不好何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今舉進士於此世求祿利行道於此世而爲文必使一一世人不好得無與操瑟立齊門者比歟文誠工不利於求求不得則怒且怨不知君子必爾爲不也故區區之心每有來訪者皆有意於不肖者也略不辭讓遂盡言惟吾子諒察

與韓荊州書

李太白

白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於此豈不以周公之風躬吐握之事使海內豪俊奔走而歸之一登龍門則聲價十倍所以龍蟠鳳逸之士皆欲收名定價於君侯君侯不以富貴而驕之寒賤而忽之則三千之中有毛遂使白得穎脫而出即其人焉白隴西布衣流落楚漢十五好劍術徧干諸侯三十成文章歷抵卿相雖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皆王公大人許與氣義此疇曩心跡安敢不盡於君侯哉君侯制作侔神明德行動天地筆參造化學究天人幸願開張心顏不以長揖見拒必若接之以高宴縱之以清談請日試萬言倚馬可待今天下以君侯爲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權衡一經品題便作佳士而今君侯何惜階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揚

眉吐氣激昂青雲耶昔王子師爲豫州未下車
即辟荀慈明既下車又辟孔文舉山濤爲冀州
甄拔三十餘人或爲侍中尚書先代所美而君
侯亦一薦嚴協律入爲祕書郎中間崔宗之房
習祖藜昕許瑩之徒或以才名見知或以清白
見賞白每觀其銜恩撫躬忠義奮發白以此感
激知君侯推赤心於諸賢腹中所以不歸他人
而願委身國士倘急難有用敢效微軀且人非

堯舜誰能盡善白謨猷籌畫安能自矜至於制
作積成卷軸則欲塵穢視聽恐雕蟲小伎不合
大人若賜觀芻蕘請給紙筆兼之書人然後退
掃閑軒繕寫呈上庶青萍結綠長價於薛卞之
門幸推下流大開獎飾惟君侯圖之

答張籍書　韓退之

吾子不以愈無似欲推而納諸聖賢之域拂其
邪心增其所未高謂愈之質有可至於道者浚

其源道其所歸澈其根將食其實此盛德者之所辭讓況於愈者哉抑其中有宜復者故不可遂已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既深其文辭夫然猶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弟子至於後世然後其書出焉其所以慮患之道微也今夫二氏之宗而事之者下及公卿輔相吾豈敢目言排之哉擇其可語者誨之猶時與吾悖其聲譊譊若遂成其書則見而怒之者必多矣必且以我爲狂爲惑其身之不能恤書於我何有夫子聖人也且曰自吾得子路而惡聲不入於耳其餘輔而相者周天下猶且絶糧於陳畏於匡毀於叔孫奔走於齊魯宋衛之邦其道雖尊其窮也亦甚矣賴其徒相與守之卒有立於天下向使獨言之而獨書之其存也可冀乎今夫二氏行乎中土也蓋六百有餘年矣其植根固其流波漫非所以朝令而夕禁也自文王沒武王周公成

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至乎夫子未久也自夫子而至乎孟子未久也然猶其勤若此其困若此而後能有所立吾其可易而爲之哉其爲也易則其傳也不遠故余所以不敢也然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爲書者皆所爲不得行乎今而行乎後者也今吾之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俟五六十爲之未失也天不欲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其行道其爲書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吾子其何遽戚於吾所爲哉前書謂吾與人商論不能下氣若好抑非好已勝也好已之道勝也已之道乃夫子抑非好已勝也好已之道勝也已之道乃夫子孟軻楊雄所傳之道也若不勝則無所爲道吾豈敢避是名哉夫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則其與衆人辨也有矣駁雜之議前書盡之吾子其復之昔者夫子猶有所戲詩不云

乎善戲誰今不爲虐今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爲也豈宜於道哉五子其未之思乎孟君將有適思與五子別庶幾一來愈再拜

下終

享保八癸卯年孟春吉祥日

書林 大坂 安堂寺町
心齋橋筋 大野木市兵衛求板

49-1961

佐藤氏藏書